

美國札記

楊剛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七十四之番叢識知界世

記 札 國 美

作 剛 楊

版 出 社 識 知 界 世

月 四 年 一 五 九 一

美國札記

世界知識
之四
十
七

一九五一年四月月初版

作者 楊剛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北京(○)東堂子胡同四七號
上海(○)延安東路一七二號

承印者 北京解放印刷廠

東四錢糧胡同十一號

總經理 孫李 店

定價五千元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京(1)0001-15000

書號0028

前 記

這本書裡面的文章大部份是在不能自由表現的情況之下寫的，比如在美國在香港所寫的那一些。在香港寫的又比在美國的稍爲放手，因爲在香港所受的雙重檢查比在美國和上海所受的要鬆了一點，英國有時候是願意人家罵一下美國的。既如此，這幾篇東西所暴露美國的深度就不能不受限制。我沒有加以改動以存其真。側面講，也可以因此想到美國所標榜的「自由」是什麼。

美國是一個掠奪者的鬥牛場，最善於掠奪人民的就是這個場中的勝利者和成功者，同時也就是它的統治者。這種帝國主義的掠奪精神，在美國文化與思想方面所起的惡劣作用是不可以計算的。它把弄錢做成是美國的道德標準，才能智慧也依此而定。賭徒騙子流氓成爲那個國家的高等人物，而所謂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又是用來肯定大騙子大流氓大強盜的無上「道德」價值的。其結果，他們在相互人情關係中極端只管自己，不顧別人，極端高唱自由，對人對社會不負責任；而在掠奪關係中，比如僱主與職工的關係，地主與農民（南方的佃農）的關係，則由於壟斷組織的高度集中和壓榨，非但沒有所謂個性表現，並且連帝國主義份子所講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也不存在的。個人都是層層壓迫者的工具和壓迫對象，甚至連吃飯穿衣遊覽旅行都是被廣告商所決定了的。一般的講，除了少數進步的人而外，美國人是在民智未開的情況之中。

他們的生活目標是空虛的，他們不問生活的意義何在。

英勇的人民志願軍以自己血肉之軀和敵人的砲火與鋼鐵對抗，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偉大勝利，證明了美帝國主義是一隻紙老虎。全國人民掀起了火辣辣的愛國熱情，抗美援朝運動正像一艘出峽的輪船鼓盪前進。我們已經曉得了美帝在中國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侵略的種種惡毒面貌和陰謀，我們還應該更進一步對美帝無法無天的掠奪精神以及這種掠奪精神所造成、所影響的美國文化思想多作研究與暴露。最深的掘發是最無情的打擊。中國人民在過去被他們欺騙和訛詐得太久了，愈知道敵人的醜惡，就愈會認識自己的優美可愛處。

作者

一九五一年三八節日

目錄

前記

(一)

一、悼史沫特萊

(一)

二、死在美國戰策下的馬蒂遜

(六)

三、在美國的「自由」

(二)

四、錢的自由 (美國的思想控制)

(七)

五、在美國南方

(三)

六、蓓蒂 (美國社會問題的縮影)

(四)

七、在美國的僑民

(五)

八、關於威爾遜總統輪的一個報告

(六)

九、從美國共和黨大會說起 (杜威和華倫上台)

(七)

- 十、美國工人運動的低潮……………(八)
- 十一、美國與德國……………(一〇)
- 十二、美國農村生活一角(在明尼梭達)……………(一〇)
- 十三、記美國一小城……………(一〇)
- 十四、音樂與人……………(二)

一、悼史沫特萊

我認識史沫特萊是在一九三三年春天。那時我和她在上海馬路上走着，要到滬西一家工廠裡去。她上身向前，一栽一栽，走得又快又有力，好像一個年青有力的工人在揮動鶴嘴鋤挖土似的。我有些追不上她。她就說：「你走不動？有錢人的兒女向來是不會走路的！」當時我是第一次見她。聽了這話又氣又難受，想這婆子怎麼這樣無禮。

過了十幾年，我偶然翻一本雜誌，讀到書中一段關於史沫特萊的文章。文章是關於她在新四軍中的一件事。情形記得不很真確了。好像是敵機來襲，司令部下令要她緊急疏散。在她住的地方找她不着，找她的人就跑到醫院裡去。發現她像鬥神一樣怒冲冲的當門站着，死不肯走，定要把每一個病人所應準備的一切都搬走，和每一個病人都走完了，她才肯離開那個地方。

這兩件事表現史沫特萊是最到家的了。她有一種被壓迫階級的自然而正義的仇恨，她絕不肯把這種仇恨隱瞞或掩飾起來。這是在她的言語行爲之中一貫地表現着的。同時，正與這種仇恨相對照，她對於階級弟兄又有一種慈母的忘我的熱愛。這種正義的愛與恨構成了史沫特萊一生勇猛戰鬥，戰鬥到死的生命源泉。

從第一次會見她之後有十二年之久，除偶然在宴會上看見她以外，沒能真正和她再見面過。但常常聽見並且讀到她在中國獻身工作的事跡。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山頂山窪，平原溪谷，到處打擊內外敵人。他們超絕人寰的勞苦和困難，史沫特萊都以能够分担爲榮。無論革命是在怎樣困難的情形之下，她對於中國革命成功的信心從來不會動搖。逢人問到八路軍和新四軍她總是兩眼鋒棱，逼射對方，使那些原來不過是想聽新奇故事的英美冒險家不得不整肅容顏來聽她所要談的一切。由於她把全身心 and 人民的戰鬥打成一片了，因此她就成了一個天生的、强有力的人民的宣傳家，不少英美人士只是由於經過她，才開始來虛心地要求了解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力量以及這種力量的正義的根源，甚至如抗戰中的英大使卡爾那種老狐狸帝國主義分子都受了史沫特萊多少影響。有正義感的人士如史迪威、卡爾遜則因此更加傾心於人民革命。一九四六年美蔣發動中國全面內戰時，史迪威致史沫特萊一封信中會激動的說：「我真是想跑到東北去搯一根槍和朱德一起跟那些下流種子們作戰。」卡爾遜自己承認本是一個帝國主義冒險家，但是，自從他和八路軍接觸之後，又經史沫特萊反覆對他說明這支軍隊及其領袖們所擁有的歷史的正義，他就痛悔前非，從頭做人。卡爾遜到死是一個人民戰鬥員，他曾經表示過他想參加共產黨。在這裡，史沫特萊把中國人民正義的戰鬥變成了美國優秀兒女的共同立場，這一個工作是除了美國共產主義者以外，沒有任何美國人能够做到的。

一九四五年我在美國再度見到了史沫特萊。雖然實質上不過僅有一面之緣的相識，可是總好

像見到了親人一樣。那時候，她非常窮困（她向來是窮的），她的書賣了很多錢，可是她大把地輸捐。當時美國進步的、基本上在美共領導下的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藝術、科學職業工作者協會，遠東民主政策促進會都是她捐款的對象。同時她從中國回去後，經過一年多時間治病，錢是完全光了。不得已，她到雅都莊（Kado）去依人爲活。雅都莊是以紐約時報爲主的幾個財團老闆捐來作爲文藝工作者休憩工作的地方，供他們食宿。本意當然不是爲了收容像史沫特萊這樣的人物。可是她去了以後，就運用她那不容易抗拒的吸引人的魔力和她宣傳的天才，影響了當地幾個大學裡一部分優秀的教授和學生，把他們團結在自己的週圍，同時她又影響雅都的經理，一個保守性極重的女人，要她儘量邀請較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去雅都，而避免要那些顯然反動之流。她自己運用這種機會，一面寫朱總司令的傳記，一面又在週圍農民中間組織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小組。她邀請美共在當地的支部以及在產聯中工作的美共黨員到這些農民小組，教授及學生們的小組中去作報告，並參加討論工作。她並且自己跑到產聯的支會裡去報告中國問題，發動他們討論和捐款。一九四五、四六兩年，美國承反法西斯戰爭的餘緒，人民要求進步反對倒退的要求還是相當普遍。帝國主義反動派和戰販們還不敢公然囂張。因此雅都當事人對於史沫特萊的行動非但不敢加以壓迫，反而樂於跟着她，自己也掛上進步的招牌以廣招徠。後來形勢日非，雅都的反動作風也就一天天暴露。他們非但在生活上對史沫特萊漸漸扣緊，並且對她的行動暗中干涉、監視。最後竟公然要求史沫特萊停止在農民中的活動，說她暗中與共產黨勾結，宣揚共

產主義。史沫特萊接着她的性格，不可能學習作地下工作，她對雅都反動當局提出了嚴重抗議，之後就掩了鋪蓋，不別而去了紐約。

她在雅都的時候，食宿自己不用過問，用度如買書、旅行和捐款，則靠自己出外演講賣票來供給，事實上是不够的。她的文章在美國久已不容易找到銷路。離開雅都之後，困苦萬分，借住人家也不能長久，時常要搬來搬去。飲食更是一塌糊塗，青菜麵包就算一頓，有時借食，她又不願意。可是每當遠東民主政策促進發動捐款，比如一碗飯一元錢運動等，只要她手上一文錢她就拿出那一文。反之那個間諜叛徒史特朗却把她的許多著作以及出賣人民所賣的錢，是盧布就積存在蘇聯，以備她去蘇聯時享用，是美元就在美國大置房地產，西岸東岸都有她的別莊。在紐約的別莊則在紐約風景最好，而房地價最貴的赫貞河上。及至間諜暴露了自己的面目，無地容身，美國許多白水一樣的所謂進步者們還在想爲她狡辯時，史沫特萊却不顧私人友誼對史特朗加以指責，並和她斷絕了來往。

我離開紐約的時候，她已經又搬了家，借住在紐約鄉下一對年老夫婦那裡，自己種菜、寫書、演講。她很誇耀她自己所配的菜種，並把菜分送給她的朋友們。她種這份菜用意是拿來補償那對老夫婦所供給她的食宿費用，她又每天到山野裡去摘些野菜來作助餐。她說：「這回我大概可以住長久一些了。」可是實際上她明白她在美國能够住下去日子是極其有限的。到一九四八年秋，美帝國主義反動派的戰爭叫囂和戰爭準備是越來越囂張了。準備大規模人類屠殺的大西洋公

約已經發動，謾罵美國共產黨爲叛國犯的問題已經數次提上了國會的議程，拘捕美共十二領袖的事正在陰謀中，蒙特法案已經在討論，在反動派準備的團體黑名單上凡史沫特萊所參加的團體，尤其是遠東民主政策促進會，都已列名。與美國人民同命運的史沫特萊十分明白她的處境，她和朋友們商量究竟是留在美國還是到中國來。因爲她在美國簡直是無法生活，而又無法掩蔽以避開敵人的魔掌，她在美國已經不能夠起什麼作用，朋友們就勸她準備來中國。美國護照還是不可靠拿到的。但是她如果以赴英爲名，可能得到出境。這是我離開美國時她的情况。

一年多以來中國人民偉大的歷史性的勝利打垮了帝國主義的整個戰略計劃，從根本上粉碎了帝國主義企圖恢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全盤統治的陰謀，並且把他們在殖民地的陣地全部暴露，使之面對着人民強大力量的攻擊。這種形勢逼得他們狗急跳牆，不得不更加瘋狂鎮壓人民。因此，美國人民的進步運動以及這些運動中的領袖們就不能不爲他們追逐逮捕，而史沫特萊也就更加變成了他們的箭靶。爲了對付史沫特萊，麥克阿瑟不惜親自出馬，譏諷她是國際間諜，使她若不願甘心低頭受帝國主義豺狼們的宰割，就只有離開那個被戰販、財王、特務所統治的黑暗國土向英國出亡。她絕無所愛於被反動派所統治的英國。她的目的是想經過那裡到中國來，繼續參加中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鬥爭。可是，不幸，她的志願不能達到，她死在她所不願停留的英國了！

礦工的女兒的她，五十年來把戰爭當作生命，把爲人民服務當作她的食糧。工作磨損了她，敵人的迫害磨損了她，艱苦貧困更使她被磨損了身體抵抗不住經常的疾病。她經常在戰鬥也是經

常在生病的。五十幾歲一般人不應該死，可是在史沫特萊却隨時都有死的可能。

她死了。一個偉大的戰鬥的女人死了！她不是沒有缺點的。她的缺點是大的缺點。但她的優點也是大的優點。這優點就在於她隨時隨地自始至終絕不畏縮的和人民站在一起，對敵人作莊嚴而勇猛的鬥爭。

史沫特萊！你活在我們中間，永遠是我們偉大而忠實的友人！

（一九五〇年五月北京）

二、死在美國戰爭政策下的馬蒂遜

馬蒂遜教授（F. O. Matthiessen）是美國資產階級治文藝的學者中最出色也最難得的一個。最近忽然聽說他在本年三月間死了，而且是從波士頓旅館的高樓上跳下來自殺的！

這個消息使我感動，而憤怒。又是一個有良心的誠實的人在美帝國主義滅絕了人性的戰爭政策之下犧牲了。他的死具體地象徵了美國資產階級民主傳統對帝國主義統治的微弱的反抗，同時也表現了那個傳統的空虛和鄰近死亡。

我認識馬蒂遜是在一九四四年冬天。在波士頓有一個晚上，我被邀旁聽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政治行動委員會的一個小組會擴大會。會上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在哈佛大學成立「產聯」政治行動

委員會的支會。那時的「產聯」還是相當進步的。到會的一些教授們大都對組織支會表示懷疑和退縮，吞吞吐吐地表示怕被共產黨「利用」，有的還羞愧地承認自己軟弱畏葸。當時從屋角裡站起一個身材矮胖的人，面容緊張，強調地主張需要這樣一個支會。他對於他的同事作了很多批評，指出他們不願參加工會是一種成見，說不願組織「產聯」政治行動委員會支會是徘徊的不負責任的態度。當時我很注意這個人，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選了他的課，才知道這矮胖子就是深得哈佛學生敬仰的馬蒂遜教授。

和馬蒂遜熟識了之後，知道了這人對文藝的看法，他的唯心論的出發點是和他參加政治行動的要求是不相符的。但是他對於中國問題的大方向却很了解而且同情。在辯論唯心論的文藝思想和現實主義的文藝理論時，我說到中國文藝與人民結合的實際情形和意義，他好像頗有觸動，想到中國來看看，並且商量了一些辦法如何使他自己能來中國。我知道，當時馬蒂遜是抱着想看見新鮮事物的態度而這樣作想的。可惜辦法都未成功。幾個月後，我離開了哈佛，也就不大知道這位先生的情形了。

一九四八年冬在香港偶然讀到馬蒂遜一篇文章，知道他不能來中國，却去了東歐，並在捷克敬趨書。那篇文章發表在捷克革命政變之後，文中引述捷克學生的來信為革命的捷克辯護。直到最近，忽然間接從一篇書評裡知道他跳樓自殺了。這之後，又從「羣衆與主流」雜誌上讀到追悼他的文章，才知道馬蒂遜早已被美帝國主義的大小文丐走狗和托洛斯基派流氓所猛烈攻擊。他寫的

關於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一本書「來自歐洲的心臟」遭到美帝的走狗文丐們無恥的誹謗。在哈佛也受着種種不着痕跡的迫害。但是馬蒂遜不顧這些。他堅決地與美國和平陣營的人們站在一起，在進步黨中積極活動，參加了去年在紐約舉行的和平大會，尖銳地斥責那些在會場中故意擾亂法捷耶夫的演辭的破壞分子。

這樣一個人自殺了。他是爲什麼呢？

通常我們容易把自殺歸咎於自殺者的軟弱。在一個意義上這種說法是對。尤其是當進步力量與反動力量作生死鬥爭的時候，基本上屬於進步力量的個人或由於不堪忍受反動勢力的壓迫，或由於鬥爭激烈，勝負不分，形勢混亂而產生了思想矛盾，看不見前途的情況，便決心以一死來解決一切。這種事情總是軟弱無力的表現，但是單純地從個人的因素來解釋那一個人不願意活下去的原因，並不足以說明什麼。尤其是如馬蒂遜，本質上是美國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優良的繼承者。他死，是因爲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他未能取得階級鬥爭的思想內容，而又失去了他舊日的精神依據。

美國人稱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傳統爲傑弗生傳統。這個傳統表現在文藝方面的是愛默生 (Emerson)、梅菲爾、(Melville)、梭羅 (Thoreau) 和惠特曼這些人的著作。這些人有的強調性靈，反對任何壓力，如愛默生和梭羅；有的強調個人對壓迫勢力的反抗鬥爭而反對集體行動，如梭羅；有的強調因人因時而制宜，反對專斷獨裁，如梅菲爾。惠特曼有廣大的人民的觀

點，風雲一樣的自由主義，無保留地投身在反奴隸制度的戰爭中，不稍退縮。一句話，今天美國壟斷資本所蒙養的戰爭販子爲了欺騙比較落後的人民而高唱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原是被上述這些人所強調發揚了的資產階級傳統的東西。這些東西在當時是起過了好作用的。馬蒂遜一生治英美文學，尤其是美國文學，他是這些人精神上的兒子。他相信藝術家的價值觀點和壟斷資本的價值觀點是衝突的，却不知資產階級的所謂藝術家的價值觀點只有一個唯心的、抽象而籠統的內容。他相信「社會主義」，但是他的社會主義的來源是十八世紀法國空想的社會主義。他承認健康的民主有賴於進步的勞工運動，但是他不承認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及其世界觀。他採取了行動來對反動統治階級，但是他的出發點是個人的立場而不是階級的立場，他始終想保持其個人的「獨立性」和「自由」。在文藝思想方面他是二元論的，認爲除了現實主義之外還有一個超現實的真實。他真正心愛的作家是艾略特，是梅菲爾這些喜好象徵主義重空想的作者。

不過，由於痛惡資產階級特別是壟斷資本的醜惡，馬蒂遜在最後幾年曾經開始來從現實主義的觀點研究一些作家。對於德萊塞他向來是不大佩服的。但是在「美國文藝復興」那本書中却選擇了德萊塞作近代文藝趨勢的代表。他在去歐之前，寫成了「詹姆斯家族」一書，竟然跳出了所謂純藝術的觀點，看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一家對於金融資本的厭惡，反抗，妥協逃避的過程。應該說在他自殺以前，他是朝着進步的方向走的。他是三十年代新政時期的後期才覺醒起來的人，反法西斯戰爭也曾經幫助過他。但是他走得不算快，因爲他始終不肯擺脫他所歸依

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傳統，而那個傳統又已經絕對沒有力量來支持他突破帝國主義戰爭販子在風暴雨的襲擊。事實上，那個傳統到了今天早已被戰販們挖去了其在資本主義發軔時期所有的一切進步內容，連它所標榜的形式上的民權 (Civil Rights) 都被剝奪，而變成了他們用來進行戰爭，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掠奪人民的一切據為已有的欺騙工具。資產階級傳統的進步內容只有等到社會主義社會到來時才能被吸取而發生它的意義。在目前的鬥爭中始終把自己掛在那個將死的傳統上面的人因此就不能不是有意或無意地替帝國主義殺人犯做幫兇，否則他只有另尋道路對帝國主義作更堅強的反擊。又不能如此，他就會和那個傳統一樣的空虛而自殺了。

但是，就馬蒂遜在美國資產階級文學批評上的成就來講，就他困難地矛盾地反抗其本階級的罪惡行動的鬥爭來講，他的死對於美國人民是很大的損失。甚至於在一定限度以內，對於世界人民也是有相當損失的。美帝國主義者由於害怕蘇聯，害怕世界人民旭日方昇的正義鬥爭，正在對外則窮兇極惡地製造戰爭，擴大戰爭，並準備原子戰爭，用飛機大砲毀滅朝鮮的和平村莊，成千上萬地屠殺朝鮮城鎮鄉村的和平居民，連飛鳥都趕盡殺絕；對內則撕破了一切法律和民主的面孔，運用特務警察和流氓來迫害，監禁，逼死一切敢於對它的戰爭政策心懷反抗的人民。他們監禁美共十一領袖，迫害羅伯遜，以及無數知識分子和工人，現在又逼死了馬蒂遜，即使他是資產階級傳統的追隨者，他們都要迫害他，以致於他走頭無路而不得不自殺。帝國主義戰爭販子是文化的毀滅者，是人類的公敵，還不是比吃飯穿衣都要更明顯的事情嗎？不管他們的大小宣傳機器在